

The top portion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horizontal strip of silhouettes against a sunset sky. The sky is divided into three vertical panels, each showing a different view of the horizon with orange and pink clouds. In the foreground, dark silhouettes of people are visible, some standing and others sitting, looking out towards the sea.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historical.

走在时间旁边的人

李 准 等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走在時間前邊的人

李 准等著

內 容 提 要

这本报告文学选集,共包括十二篇特写、一篇小說和一篇散文。大多文章是报道新到农业战线上去的干部、学生和教师,在农业劳动中鍛煉成长的过程的。这些农业战线上的新兵,都有着充沛的劳动热情;都能刻苦的学习生产知識和劳动技能;都能在劳动中努力鍛煉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坚强、踏实和朝气蓬勃;都能在生活上和农民打成一片,学习农民兄弟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們也把文化带到了农村,帮助农民向科学文化进军。其中也有三篇文章是反映目前农村情况的。这个小集子,不但可以使我們了解农村的新面貌,看到社会主义农村光輝灿烂的远景,也可以鼓舞我們从事农业劳动的热情。

走在时间前边的人

李 准 等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街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

新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

开本: 787×1092 稿 1/32 印张: 2 15/16 字

1958 年 5 月第 1 版

195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統一書号: T10077·784

定价(5) 0.20 元

816
L318

目 次

田間一堂課·····	李儒林、刘瑞彬	1
走在時間前邊的人·····	李 准	5
他愛上了溫室·····	宜 勤	16
我們是農業戰綫上的新兵·····	李金峰、馮玉中	20
母豬作客·····	浩 然	26
金海接媳婦·····	浩 然	33
慈溪農村里的一個上海姑娘·····	鄭巴喬	48
把手伸得更高更遠·····	汇 泉	55
園藝姑娘·····	姜樹茂	63
初中畢業生·····	胡 平	72
養馬姑娘的心願·····	何靜茹講 文九鼎記	76
我們的農民過着文明的生活·····	林 韋	79
水·····	張來順	86
燈的故事·····	趙 宣	89

田間一堂課

——朱總司令幫助農民種稻的故事

李儒林 劉瑞彬

陽春三月風光好。

就在這樣一個風和日暖的季節里，我來到黨中央和毛主席住過的地方——河北建屏縣柏坡鄉幫助工作。當時春播已經完成，各農業社正在展開緊張的初夏種稻。

4月26日，天氣格外晴朗，藍瓦瓦的天空，沒有一絲雲彩，在湛藍的天空下面，是一望無際的麥田，微風過處，掀起了層層麥浪。偶爾，從遠方傳來幾聲布谷鳥的清脆的叫聲。

我和工作組的老張同志，很早就來到田間。我們一方面想檢查農業社的生產情況，另一方面還想幫助社員們做一些吃重的活兒。當我們上灘二節地時候，見老社員劉永久和一幫人正在火騰地種稻。大家打了招呼之後，我們馬上參加了他們的工作。劉大爺沒有謙讓，只是關切地說了一句：“一開頭，先慢慢來，可別使壞糧！”

種了四、五遭地，劉永久忽然對我們說了句沒頭沒腦的話：“你們是挨了朱總司令的批評了吧？”我們倆几乎是同時驚愕地停住腳步，茫然地問：“劉大爺，我們不懂你的意思，你怎么知道朱總司令批評了我們？”老頭子眯起眼睛，親切地看了看他周圍的土地，然後才語重心長地說出了心裏話：“在這塊地上，工作人

員頭一回幫我種地的是朱總司令，那是九年前的事情。打那以後，工作人員和老百姓一起干活的事，雖然有，可是不多了。所以我猜想，可能是總司令批評了你們。”他微噉的，但又激動地望着我，我感到臉很燙，很羞愧，也很不安。我沒再說話，只是低着頭，用最大的力量拉起耨。後來，我們又怀着好奇與無限敬慕的心情，請求他給講講朱總司令幫他種地的故事。他沒有推辭，而且臉上浮現了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和驕傲。他昂起頭，稍微追憶一下就說開了：

“總司令是一個魁梧、強壯的人。九年前，他住在咱村。差不多每天下午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他就背上一支雙筒鳥槍，路過這兒到淖沱河邊去打河鴨。他的槍法可准哩！孩兒們常說：‘沒見總司令瞎過一粒子彈’。他還喜歡和老百姓在一起閑談。好比，他見了你，總要問問：‘家里幾口人？種着多少地？生活怎麼樣？’開始，人們還有些拘束，往後處的熟了，倒覺得离不开他了。孩兒們每逢見到總司令，就要纏着他去打河鴨，有的給他扛槍，有的找鴨子。日久天長，大家就有了很深的感情，如有一天沒見總司令，人們就覺得很不舒服，好像心眼兒里短了什麼東西一樣。”

說到這兒，他手搭涼棚望了望東南方的日頭，接着告訴大家：“該打中歇了。”人們都停手了，並自動地聚攏在一起，圍成扇子面，靜靜地等待他說下去。劉大爺站在人群當中，咽了口唾沫，繼續講開了。……

“4月20這天，吃過早晨飯，我和平平（他兒子）扛上耨，拿着稻種，到地里去種稻。一進地頭，就見總司令和他的勤務員正在地里替我們拔草。總司令那雙大高腰紅皮鞋弄得滿是泥，差不多成了黑色。他那兩只挽起袖子的粗胳膊上也淨是泥。我見總司令給我拔草，心里真有點過意不去，我扔下稻種就去攔他，可他聽我的話，反說：‘種地要細心，地里不能見草；有草，草就要吃

掉庄稼。少打了粮食，那是大家的损失。’他拔起一棵大王不留草說：‘这棵草如果不拔掉，就得少吃二斤粮食！’到那个節骨眼兒上，我这兩片嘴唇好像僵了，什么也說不出來。我見他穿着大皮鞋活动不灵便，就慌忙脫下自个兒的布鞋讓他穿。他坚决不穿，还說：‘給你干点活兒是應該的，再說，你也不能打光脚板干活呀！’

“我和平平开始种稻了，总司令也就登时跟上了我們。种了沒有四遭地，他就跑到前边抓住耒杆对平平說：‘年輕后生，我替你拉！’总司令要替平平拉耒，你們說，我能讓他拉嗎？”这时，刘永久攤开兩只大手，对我們做了一个極為难的表情，一皺眉心就又接下去了：“我宁可不种了，也不叫他拉。可总司令又非拉不可，我着急地說：‘总司令！你只要把敌人打跑，把生產領導好就行了，你怎么一定要給我拉耒呢？’总司令看着我着急的样子，笑了笑說：‘刘老兄，你說的对呀。你讓我領導好生產，又不讓我学习实际本領，我可怎么領導生產呢？’

“正在爭执不下的时候，我村土改工作团的錢俊瑞同志來了。我心想，这回可來了救星了，讓老錢劝一下，可能比我頂事。我放下耒把，跑去和老錢說：‘老錢哪，你快去劝劝总司令吧！別叫他拉耒了，累坏了，可不是玩的。’老錢笑了，他和总司令相互看了一眼，笑得更厉害了。老錢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声說：‘老刘，你讓他拉吧！’我說：‘不行，讓总司令拉耒，誰能担当得起？’老錢又对我說：‘你不讓他拉怎么行呢，在延安的时候，咱們八路軍是以軍养軍，自己生產自己吃，总司令和战士們一样开荒种地，担屎担糞，連毛主席也不斷参加生產。你讓他拉吧，没什么！’当下，我就尋思开了：这世道就是变了，过去一个七品小縣官，出門入門，还得坐八抬大轎；現在人民領袖都要和老百姓一道参加生產。你們想想吧，領袖和老百姓在一起劳动的事，过去有嗎？

“我很不自然地架上耬把，老錢和总司令的勤务員也过去帮助总司令拉。他們几个在前边拉，我就在后边架耬。种了大約有七、八遭地，总司令又要親自掌握耬把。那时，总司令已經拉的满头大汗，兩条腿上的泥更多了。我知道攔是攔不住的，就索性痛快地讓給了他。說也奇怪，总司令种地也是滿帶門道，手、脚、腰板都挺在行。耬印筆直，撒籽均匀，不在我这个干了大半輩子庄稼活的人以下。过了足有兩袋烟工夫，我看总司令实在是累了，就急中生智的指着耬印說：‘不行，你們种的不行，壟子把的不直，籽粒撒的不匀，这是庄稼人一年的大事，可不能瞎來。’我剛說完就觉得失口。心想：怎么責备起領袖來呢？不过不管怎样，这个办法总算使他休息了。总司令沒坚持再干，看他那难为情的样子，我就更恨自己不該信口开河了。

“休息了一陣子，我和平平又开始种了。总司令仍然跟着我們，用心地看我們的种法。忽然他說：‘你的种法，和我的种法一样，怎么說我种的不行呢？’我笑了。老錢看出了我的心思，說：‘他是怕累坏了你，才想出这样一个不算老实的主意。’总司令明白過來了，他笑着开導我：‘刘老兄，可不要这样，國家工作人員，不但要学会做工作，而且还應該学会种地。身体愈鍛煉愈健康，是决不会使坏的。’

“就这样，总司令又和我們你拉我架的互相替換，直到天黑种完才分手。”

說到这里，刘大爺又无限感慨地說：“事情虽說过去八、九年了，可我一直忘不掉，更忘不掉总司令。到如今，报上一提到他，我的心就动。他去天南，我的心就追去天南；他去海北，我的心就随去海北。我常自个兒問自个兒：这是不是叫在人民心眼兒里生根了呢？”

刘大爺講完故事，又習慣地望望日头，慌忙說：“歇的时间不

短了，咱們該干活了！”人們不知道從哪兒來那麼大的勁頭，個個都像猛虎似的干起來，特別是我和老張。

（原載“新觀察”1957年23期）

走在時間前邊的人

李 准

我第一次看見趙蓉，是前年在青柏屯村。

那時候，青柏屯還沒有合作化，剛成立起來一個有三十多農戶的農業合作社。縣里派去了幾個幹部，其中有趙蓉，也有我，不過我去青柏屯時候，趙蓉已在那里一年多了。

我到青柏屯的头一天傍晚時候，在街上黑板報前碰見一個青年婦女。農村姑娘打扮，藍布衫，挽着褲腿，赤着腳，好像從田里才回來。從她的穿着和她分扎在兩邊的短頭髮來看，她真像個農村姑娘。臉也被太陽晒得黑黝黝的，她有着一口雪白而整齊的牙齒，大概是臉晒黑了，牙齒就顯得分外潔白。

當時我真沒有想到這就是趙蓉，也更沒有想到她就是農業技術指導站的幹部，並且是在城市里長大的農學院畢業的大學生。

第二天吃早飯時，又碰見她，她好像總是很忙，蹲在地上胡亂吃兩碗稀飯就走，到田里去。走到街上，她碰見了社長連生，她向連生要求說：“社長，今天一定得治棉花蟲啊，你到棉花地里看了沒有？”

“看了，不要緊，下一場雨就好了。”我們這個社長不驚不躁地說着。那時候，有些農民對化學肥料、治蟲、科學管理農作物等

这一套并不相信，就連社長連生，也是“随口答应”，可心里也并不重視。

“下雨还能把虫下死？你不治虫，棉花就要減產的。”趙蓉說。連生却說：“不要緊，棉花能泛醒過來。”趙蓉看他並不重視，就說：“你給我分兩個人好了，我自己去教他們治。”

“現在多么忙啊，男勞力都去鋤地、犁地了。”連生說。不过他总算想了个办法，說：“这样吧，學生們都放假在家，你去把他們招呼起來吧。”

趙蓉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走了。到了下午，她果然把孩子們都召集在一起。他們都是小學的學生，她讓他們在麥場上排成兩行，給他們講解着治蚜虫的方法。她講的很形象、生動，孩子們也都聚精會神的听着。也不知道是趙蓉的熱情感染了孩子們，還是孩子們對治棉蚜这个新鮮事兒發生了興趣，就在当天下午，他們都回家端了盆子、抬着桶，由趙蓉領着，排着隊去棉花地里治棉蚜了。

到了村頭，有几个飼養員老头在打麻繩，他們看見这群孩子都雄赳赳的向地里走去，就向趙蓉問：“小趙，你这又是干什么的？”

“治虫啊！”趙蓉說。

几个老头笑起來。他們大概是和趙蓉打過交道，因此就打趣着說：“喲，一个蛤蟆四兩氣，憑这群孩子就把虫吓也吓跑了！”

还有的說：

“我們給你打一条麻繩，把虫拴回來！”

“把虫嘴掰开，往它嘴里抹点烟油子毒死它！”

老头們帶点取笑的說着，趙蓉却不管。她好像知道他們還不相信棉蚜虫能治，就向他們喊着：“等着吧，虫会治死的，用不着你們的繩子！”

趙蓉領着這群孩子，治了兩天蟲。孩子們的臉都晒得黑里透紅，可是孩子們還是吃罷飯就跟着她去治。第三天，他們已經治了二十多畝棉花，我和社長到棉花地裏去一看，治過的棉苗，都鮮靈地發旺起來，葉子也舒展開了，這時候社長和我才感到原來這個治蚜蟲的工作，就是管用；同時也感到自己太不重視了。

我們在水車井的井台上找着趙蓉，她正在和兩個大孩子用水拌六六六粉，他們被晒得滿頭大汗，衣服也被汗濕透了。社長見了她說：“小趙，今天下午給你多撥幾個人！挑二十個棒勞力來幫你們治蟲。人騰出來了。”

我滿想着她会“報復”我們几句，起碼也要說：“你們現在相信了！”可是她沒有說，她仍然歡天喜地說：“二十個嗎？太好了，那我們就好辦了。”她又對社長說：“我們這些學生治了兩天蟲，可得記工分啊，要不記，他們都不聽我的了。”連生這時大方地說：“可以，一個人一天記五分。”後來我問社長是怎麼回事，社長告訴我，原來隊長們不想給這些孩子們記工分，說他們是玩的。最後他點着頭說：“小趙還不簡單呢！就是有兩下子。”到了下午，連生親自領了二十多個青年，來開展大面積治蟲，不到三天，全社的棉花都治過來了。

秋收慢慢到來了，趙蓉也就更忙起來。她還是那樣子，每天总是很忙，吃飯吃的很快，有時候拿個饅頭吃着就走了。並且总是有很多人找她：有的青年婦女來告訴她哪塊地裏谷子熟了，問她是不是去選種；有的老大娘拿着一小包剛摘的棉花，來告訴她，這是從一棵上摘下來的。總之，我們發現，她和一些婦女社員的關係很好。這些樸實的農村婦女雖然沒有文化，卻對她囑托的事情辦得很周到、仔細，很重視她交代的工作。

我們幾個縣里幹部，覺得很奇怪，像趙蓉這樣，在我們看來，在農村發動群眾、搞運動，並不是個有能力的幹部。因為她老是

不会講話，平素就不大吭声，在大会上她更不行。記得有一次搞夏粮統購，讓她在一個隊上給社員們講話，她吓得出了一頭汗，嘴里像噙着冰塊一樣，总是講不出話來。後來，还是由縣里的小何同志代替她講了。

散会后，我們看着她長出了口气，她紅着臉走了。第二天，过“中秋節”。在中午吃飯時候，趙蓉回來了。她提了個小籃子，我們只當是她籃子里又裝的什麼谷穗啊、棉桃啊這一類她試驗的東西，可是她走到我們面前，把籃子一掀，掏出了熟雞蛋、油餅、油炸的包子一大堆！啊，這一下我們都高興起來了，我們問：

“小趙，你在哪兒弄來這麼多好吃的？”

“社員送給我的唄！”

“為什麼社員送給你，不送點給我們吃？”

“你們光會开会，不下地劳动，当然不送給你們吃！你們認識几个社員？”她說着瞪了我們一眼，并且也學着小何那樣長出口氣。我們都笑了。不过从那天起，我們开始覺察到趙蓉比我們联系的群众多。我們只認識几个鄉干部和社里几个骨干，趙蓉却几乎能叫出所有社員的名字，特別是婦女們；甚至連地下爬的小孩子，她都知道是誰家的。

也是从那天后，我們几个“駐社干部”，也研究着要深入田間参加体力劳动了。我們去的并不經常，不过去了以后，才發現趙蓉更了不起。她在鄉下快二年時間中，已經受到了劳动鍛煉。比如說割谷子、摘棉花，她可以頂住干一个上午。另外，她布置什么科学技術措施，往往是直接找社長隊長研究一下，社長隊長們同意了，她就和社員們一起干起來。所以有些事情，我們还不知道，她已經作出成績來了。像棉花，那年就增了產；并且在婦女社員中，她們都清楚知道这是用了趙蓉的“新技術”。

那年社里種了二百畝金皇后玉米，這些玉米由趙蓉領着大

家实行了人工授粉，玉米長得特別好，秆子像一棵小樹似的長到六七尺高，玉米穗像个大棒錘。有一天，我們到場里，看見場角放着一小堆又肥又大的玉米穗。我們想这个場里又沒有單干戶，誰放这里一堆大玉米穗？正要把它往大堆上推，看場的方西江老头忙叫着說：“不要动！不要动！那是小趙在地里挑选的。”正說着，我們看見趙蓉由玉米地里鑽出來了。她扛着个大竹籃，低着头走着，籃子里放滿了肥大的玉米穗子，足有五六十斤重，她走的非常快，好像有点扛不动。到了場里，她把籃子放下來喘着气，頭髮都沾在她滿是汗珠的臉上，这时我們才知道她是在选种。

我們說：“小趙，你怎么不叫隊長派几个社員幫帮你？”她說：“現在男女青年勞力都很忙，又是种麥，又是收秋，选种又是細致活，我自己扛起來也很快，省得耽誤農活。”她說着把玉米穗倒在場上，又提着籃子走了。

后来，我們才知道她就这样一籃子一籃子的挑选着、扛着，整整扛了十天。計算一下，要用大車拉，也得拉十几車，可是她一次車也沒有用。最后在打的时候，是三四个老大娘帮她捶了捶，晒了晒。这一次，一共选了兩千多斤金皇后玉米种籽，差不多全部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的。

麥子种上以后，十月初下了一場小雨，自从那場小雨下后，天就瞪起眼來。一个冬天沒有飄一片雪，每天藍澄澄的天空沒有一絲云彩。有时会刮起漫天帶着灰沙的干冷的西北風。到了農曆臘月半，正是滴水成冰的寒冷时候，趙蓉又向社里提出她的計劃了。她說小麥要“冬澆”，冬澆可以增產。并且今年冬天沒有下一滴雨雪，不澆一下，麥子產量一定完不成計劃。那时候我們并不知道小麥“冬澆”的重要。特別是在那种天气里，每天刮着刺骨的西北風，不要說到地里澆水，就是去地里走一圈，身子就像放到冷水盆里一样，手也会冻僵。要澆完社里四百畝麥子，大家知道

这不是个簡單事！群众也根本沒有冬澆过小麥，所以我們嘴里答应，却没有行动。

趙蓉这时候特別急，一天催几遍。吃飯时候催，开会时候催，在街上碰到了也跟着催着叫召集人去澆麥子。弄得我們几个像欠了她的債一样，远远看見她就拐路。有一天，我們在一起吃过飯，她把門一关，站在門前說：“今天我們得研究研究澆麥問題，不解决誰也不能出去！”我們几个那时候正訂这个村子的擴社計劃，小何說：“咱們有分工，你和社長講唄！”趙蓉說：“社長！社長！社長不重視这个事！咱們干部得先說定。”接着她就像給学生上課似地講起小麥冬澆的好处來。当她講到小麥用水澆了以后可以保持地下温度时，我們都笑了。我們說：“你現在用水澆，水由井里流到地里，馬上就結冰！恐怕会把麥子冻死，怎么还会保暖！”她說：“有水分就增加地下温度，不会冻死的。”就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爭論起來，一直爭論了兩個鐘头，最后想出來个公平办法：就是向附近果園里一个老農藝师請教去。据說这人很有点農業上的知識。对趙蓉來說，虽然她是个大学生，可我們却总觉得她是个黃毛丫頭。

小何去把那个農藝师請來了。这个人也真有意思，他有五十多歲年紀，禿頭頂，牙齒掉了，嘴巴像个老太婆，总是笑瞇瞇的。可是他來后一句話也沒說清楚。趙蓉說：“你說小麥这时候能不能冬澆？”他点着头說：“能啊！冬澆是很好的。”并且也說：“可以增加地面下的温度。”我們又說：“比如說，現在一澆，水馬上就結成冰，是不是会把麥子冻死？是不是对麥子有損害？”他又瞪着眼說：“那可能！那可能！”我們請他來問了半天，結果也沒評出是方是圓，誰是誰非。我們心里想：“怎么請來个奶奶！”趙蓉更急了，她滿想这个老農藝师会支持她的意見，誰知他越說越糊涂，后來她賭气地站起來走了。

到了第二天，气候更冷，天空陰沉沉的，風呼嘯着，放在屋里的水缸里都結了厚厚的冰。穿着厚厚的棉衣服，一走到戶外，就像赤着身子一樣。

由于天气太冷，那兩天我們就在屋子里繼續訂擴社計劃，計劃在明年正月要把社擴大到一百戶左右。有一天，我們正在研究一些單干戶的入社申請問題，縣委秦書記來了。由于風大，他推着個自行車，沒有騎，鼻子眼睛上都刮滿了塵土。他見了我們和社長，頭一句就說：“你們的冬澆小麥，這個措施很好啊！澆過來的麥子就是不一樣，不過發動的人太少了。”

我們听了心里納罕着，怎么回事啊，我們沒有冬澆小麥啊！可是我們馬上就明白了：這一定是趙蓉自己發動了些人在澆麥了；並且她還沒有“告我們的狀”。秦書記在不住的表揚我們，並且說這個經驗實在好，他回到縣里要赶快布置推广到各鄉。這時候我們几个人心里嘀咕起來了，我們不敢冒領這一功；另外，老实說我們心里也感到慚愧。後來，我們只得向秦書記說明了這個事情的真相。我們說這是趙蓉同志和青年隊的幾個技術員們組織的澆麥，在這個事情中我們還是“反對派”。秦書記听了以後，把我們好好批評了一頓，並且立即要我們當天發動全體社員，突击冬澆全部小麥。

這時我們幾個和社長連生离了村子，一路小跑往麥田里走着。這時風仍然很大，簡直往人身子裏邊鑽，刮得昏天地暗，几乎眼睛都睜不開。我們远远看到南邊麥田里的井台上有幾個小黑點在蠕動着，走近一看，才看清是趙蓉和青年隊技術小組的幾個青年在推水車。他們的手凍得像個紅蘿卜，臉已經被灰土弄得分不出眉眼來。

我們先看了看前兩天澆過的麥子，果然和沒有澆的大不一樣。澆過的麥子結了一層冰，但是冰下邊的麥苗却透出鮮綠茁壯

的顏色。沒有澆過的麥苗却仍然是灰塌塌的蜷伏在泥土里。

這時候我們很慚愧，也很興奮。特別是連生，他說：

“小趙，你怎么不對我再說一下，我還可以再給你派些人。”

“小趙，這是我們落后，我們承認錯誤。”

“小趙，你为什么不再向我們說一下呢！”

趙蓉本來低著頭推著水車，故意不理我們。這時候聽我們這樣說，就指著自己的嘴說：“別說了，我把嘴唇都磨薄了！我本來打算下午請你們來‘參觀’的！”連生提出保證說：“別說啦，小趙！我要早知道小麥冬澆有這麼大好处，還會等到今天！晚上我們就開會動員，全體勞動力出動來冬澆小麥。”連生這個人就是有这样脾氣，他只要看到對社里真有好处，他能把什麼工作擱開去干。趙蓉聽著社長這樣說，她高興得像給她發了一份獎一樣，簡直像要哭出來。她笑得那樣响，露出她那滿臉塵埃中的一嘴雪白的牙齒。我們知道在這些事情上，她就是这样容易滿足。可是我們却很感動。

當天晚上，我們就大干起來了。我們平常說：“鄉幹部動起來是條龍！”我們那個社長連生在發動群眾，組織勞動力方面卻實在有兩下子。我們只用了一夜工夫，就把全社勞動力組織起來了。並且是分隊包干，展開競賽，決定在春節前澆完四百畝小麥。這時候，縣里還開了個電話會議：布置了全縣澆麥任務，強調要形成運動。並且又表揚了我們這個社。

到了春天，麥子由於在冬季喝飽了水，就一天一個樣子地迅速發旺起來。我們的春天擴社計劃也很順利的完成了，其中因為合作社的麥子好，也確實吸引了不少眼饞的單干戶。他們說，合作社這個麥子，冬天灌了點水，現在就長得風吹不透。入社去，先吃他一季好麥。

有些比較落后的，比方寡婦老婆兒張王氏，一家就她一個

人，有兩畝地。平時自己種起來困難多極了，可是勸她入社時，誰動員她都不相信。她只一口說着“我怕餓死！我怕餓死！”這句話。後來趙蓉說：“把這一戶分給我動員吧！”當時我們又擔心她作這工作怕作不了，可是也想到她和村子里的婦女們很熟悉，結果還是把這一戶分給她了。出乎意外，她只和那個老婆兒談了兩次，張王氏就歡天喜地自個兒來報名入社了。

過後，我們問趙蓉：

“小趙，你是用的什麼辦法，把這個老婆兒思想打通了？”

她瞪着眼不解地說：“沒有用什麼特別辦法呀，我就是對她說明合作社是幹什麼的。因為她害怕合作社是把她的土地‘充公’了，她什麼也沒有，生活沒有指望。我對她說合作社最有保證，是大伙把土地合在一塊種好地，能多打糧食，大家多分。她又問合作社能不能把地種好，我就給她舉了些例子，並且對她說我們就是專門派來幫助把地種好的。就這樣她相信了。”

趙蓉說的很簡單，她並沒有像我們那樣講大道理小道理，可是這個老婆兒就相信她。因為對一些老的農民來說，特別像張王氏這樣的人，她只注意最切身的問題，並且，她所相信的人說一句話，要比別人說十句來得有力。而在他們衡量一個人的好壞，是否可以相信時，一個主要的標準是——勞動。

到了三月，合作社又忙起來了。要種棉花，種谷子、高粱，還準備種紅薯。趙蓉還是那樣，每天总是很忙，吃飯時候也沒個空。她要掌握選擇、拌浸各種籽，她還要親自試驗培養紅薯苗。這時社里也派了方福成老头幫她一塊試驗紅薯育苗。

在試驗紅薯育苗中，方福成老头告訴她說：“紅薯母也可以浸浸種，浸浸種發芽快，發的芽子還多。”趙蓉沒有作過紅薯浸種，她害怕把紅薯放在熱水里，要是煮熟了，一年的紅薯母就完了。可是方福成老头告訴她說：“我試過很多年了，你只管放心。”